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

第八十二回

姹女求陽

元神獲道

却說八戒跳下山尋着一條小路依路前行有五六里遠近忽見兩個女姧在那井上打水他怎麼認得是兩個女姧見他頭上戴一頂一尺二寸高的篾絲髮髻甚不時與猓子走近前叫聲妖姧那姧聞言大怒兩人互相說道這和尚慳慳我們又不與他相識平時又沒有調得嘴慣他怎麼叫我們做妖姧那姧惱了輪着擡水的杠子劈頭就打這猓子手無兵器遮架不得被他撈了幾下侮着頭跑上山來道哥阿回去罷妖姧兇行者道怎麼兇八戒道

山凹內兩個女妖精在井上打水。我只叫了他一聲就被
他打了我三四杠子。行者道：你叫他做甚麼的？八戒道：我
叫他做妖怪。行者笑道：打得還少。八戒道：謝你照顧。頭都
打腫了。還說少哩。行者道：溫菜天下去得。剛強寸步難移。
他們是此地之妖。我們是遠來之僧。你一身都是手。也要
畧溫存。你就去叫他做妖怪。他不打你打我。人將禮樂爲
先。八戒道：一發不曉得。行者道：你自幼在山中喫人。你曉
得有兩樣木麼？八戒道：不知是甚麼木。行者道：一樣是楊
木。一樣是檀木。楊木性格甚軟。巧匠取來。或雕聖像。或刻
如來。拈金立粉。嵌玉裝花。萬人燒香禮拜。受了多少無量。

之福。那檀木性格剛硬。油房裏取了去做作。撒使鐵箍。箍了頭。又使鐵錘往下打。只因剛強。所以受此苦楚。八戒道：哥阿。你這好話兒。早與我說說也好。却不受他打了。行者道：你還去問他個端的。八戒道：這去他認得我了。行者道：你變化了去。八戒道：哥阿。且如我變了。却怎麼問他。行者道：你變了去。到他跟前。行個禮兒。看他多大年紀。若與我們差不多。叫他聲姑娘。若比我們老些兒。叫他聲奶奶。八戒笑道：可是蹭蹬。這般許遠的田地。認得是甚麼親。行者道：不是認親。要套他的話哩。若是他拿了師父。就手下手。若不是他。却不誤了我別處幹事。八戒道：說得有理。等我

再去好鉢子把釘鈿撒在腰裏下山凹插身一變變做個黑胖和尚搖搖擺擺走近姪前深深唱箇大喏道奶奶貧僧稽首了那兩個喜道這個和尚却好會唱個喏兒又會稱道一聲兒問道長老那里來的八戒道那里來的又問那里去的又道那里去的又問你叫做甚麼名字又答道我叫做甚麼名字那姪笑道這和尚好便好只是沒來歷會說順口話兒八戒道奶奶你們打水怎的那姪道和尚你不知道我家老夫人今夜裏攝了一個唐僧在洞內要管待他我洞中水不乾淨差我兩個來此打這陰陽交媾的水去那排素果素菜的筵席與唐僧喫了晚間要成親

哩那猷子聞此言急抽身跑上山叫沙和尚快拿將行李來我們分了罷沙僧道二哥又分怎麼八戒道分了便你還去流沙河喫人我去高老莊探親哥哥去花果山稱聖白龍馬歸大海成龍師父已在這妖精洞內成親哩我們都各安生理去也行者道這猷子又胡說了八戒道你的兒子胡說纔那兩個擡水的妖精說安排素筵席與唐僧喫了成親哩行者道那妖精把師父困在洞內師父眼巴巴的望我們去救你却在此說這樣話八戒道怎麼救行者道你兩個牽着馬挑着擔我們跟着那兩個女姪做個引子引到那門前一齊下手真個猷子只得隨行行者遠

遠的標着那兩姪漸入深山有一二十里遠近忽然不見
八戒驚道師父是日裏鬼拿去了行者道你好眼力怎麼
就看出他本相來八戒道那兩個姪正擡着水走忽然不
見却不是日裏鬼行者道想是鑽進洞去了等我去看看
好大聖急睜火眼金睛漫山看處果然不見動靜只見那
陡崖前有一座玲瓏剔透山山花堆五采三簷四簇的牌
樓樓八戒沙僧近前觀看上有六個大字乃陷空山無
底洞行者道兄弟呀這妖精把箇架子支在這裡還不知
門向那里開哩沙僧說不遠不遠好生尋都轉身看時牌
樓下山脚下有一塊大石約有十餘里方圓正中間有缸

口大的一箇洞兒，爬得光溜溜的。八戒道：哥阿，這就是妖精出入洞也。行者看了道：怪哉！我老孫自保唐僧，瞞不得你兩個妖精，也拿了些，却不是這被洞背。八戒你先下去試試看，有多少淺深。我好進去救師父。八戒插頭道：這個難。這個難。我老猪身子夯夯的，若塌了脚，昂下去，不知二三年，可得到底哩。行者道：就有多深麼。八戒道：你看，大聖伏在洞邊上，仔細往下看處，喫深阿。周圍足有三百餘里。回頭道：兄弟，果然深得緊。八戒道：你便回去罷。師父救不得耶。行者道：你說那里話。莫生懶惰意。你起怠慌心，且將行李放下，把馬拴在牌樓柱上，你使釘鈿沙僧使杖，攔住。

洞門讓我進去打聽打聽。若師父果在裏面，我將鐵棒把妖精從內打出。跑至門口，你兩個却在外面攔住。這是裏應外合，打死精靈，纔救得師父。二人遵命。行者却將身一縱，跳入洞中。足下彩雲生，萬道身邊瑞氣護千層。不多時，到於深遠之間。那裏邊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風聲。又有花草果木。行者喜道：好去處！阿！想老孫出世，天賜與水簾洞。這裏也有個洞天福地。正看時，又有一座二滴水的門樓，團團都是松竹。內有許多房舍。又想到：此必是妖精的住處了。我且到裏邊去打聽打聽。且住。若是這般去時，他認得我了，且變化搖身捻訣，就變做一個螻蛄，輕輕

好個唐僧。最有味。不滋味。

的飛在門樓上聽聽。只見那姪高坐在草亭內。他那模樣。比在松林內救他。寺裏拿他。更是不同。越發打扮得俊了。髮盤雲髻。似堆鴉。身着綠絨花比甲。十對金蓮。剛半折。十指如同春筍發。團圓粉面。若銀盆。朱唇一似櫻桃。滑。端端正正美人姿。月裏嫦娥還喜恰。今朝拿住。取經僧。便要歡娛同枕榻。

行者且不言語。聽他說甚話。少時。綻破櫻桃。喜孜孜的叫道。小的們。快排素筵席來。我與唐僧哥哥。喫了成親。行者暗笑道。真個有這話。我只道八戒作耍子。亂說哩。等我且飛進去看。尋着師父在那里。不知他心性如何的。假若被

他摩天動了時，留他在這裏也罷。卽展翅飛到裏邊看處。
 那來廊下，上明下暗的紅紙格子裏面，坐着唐僧哩。行者
 一頭撞破格子眼，飛在唐僧光頭上，丁着，叫聲師父。三藏
 認得聲音，叫道：徒弟，救我。阿行者道：師父不濟呀。那妖
 精安排筵宴，與你喫了成親哩。或生下一男半女，也是你
 和尚之後代。你愁怎的。長老聞言，咬牙切齒道：徒弟，我自
 出了長安，到兩界山中收你，一向西來，那個時辰動餌。那
 一日子，有甚歪意，今被這妖精拿住，要求配偶。我若把真
 陽喪了，我就身墮輪回，打在那陰山背後，永世不得翻身。
 行者笑道：莫發誓，既有真心，住西天取經，老孫帶你去罷。

三藏道：「進來的路兒我通忘了。」行者道：「莫說你忘了，他這洞不比走進來，走出去的，是打上頭往下鑽，如今救了你，要打下底，鑽不着，還有個悶殺的日子了。」三藏滿眼垂淚，道：「似此艱難，怎生是好？」行者道：「沒事，沒事，那妖精整治酒，與你喫，沒奈何也。」喫他一每鍾，只要斟得急些兒，斟起一箇喜花兒來，等我變作個蝶蠅虫兒，飛在酒泡之下，他把我一口吞下肚去，我就捻破他的心肝，扯斷他的肺臟，美死那妖精，你纔得脫身出去。」三藏道：「徒弟，這等說，只是不當人子。」行者道：「只管行起善來，你命休矣。」妖精吸咿人之物。

作情他怎的。三藏道：也罷也罷。你只是要跟着我。正是那
孫大聖，說定唐三藏，取經僧，全靠美猴王。他師徒兩個，道
母本定，早是那妖精，安排停當，走近東廊外，開了門鎖，叫
聲長老。唐僧不敢答應。又叫一聲，又不敢答應。他不敢答
應者，何意？想着口開神氣散，舌動是非生。卻又一條心，只
想着若死住法兒，不開口，怕他心狠。頃刻間，就害了性命。
正是那進退兩難，心開口，三思忍耐口問心。正自狐疑，那
怪又叫一聲長老。唐僧沒奈何，應他一聲道：娘子，有那長
老，應出這一句言來，真是肉落千觔。人都說唐僧是個真
心的和尚，往西天拜佛求經，怎麼與這女妖精答話。不知

此時正是危急存亡之濟，萬分出於無奈，雖是外有所答，其實內無所愁。妖精見長老應了一聲，他推開門，把唐僧攙起來，和他携手挨肩，交頭接耳。你看他做出那千般嬌態，萬種風情，豈知三藏一腔子煩惱，行者暗中笑道：我師父被他這般哄誘，只怕一時動心，正是

真僧魔苦遇嬌娃，妖怪娉婷實可誇。
淡淡翠眉分柳葉，盈盈丹臉襯桃花。
繡鞋微露雙鈎鳳，雲髻高盤兩鬢鴉。
含笑與師携手處，香飄蘭麝滿袈裟。

妖精挽着三藏，行近草亭道：長老，我辦了一盃酒，和你酌酌。唐僧道：娘子，貧僧自不用餽。妖精道：我知你不喫餽，因

洞中水不乾淨，特命山頭上取陰陽交媾的淨水，做些素菜筵席，和你耍子。唐僧跟他進去觀看，果然見那

盈門下，繡纏彩結，滿庭中，香噴金猊，擺列著黑油壘，銅桌，綠漆篋，絲盤，壘，鈿桌上，有異樣珍羞，篋，絲盤中，盛稀奇素物，林擒橄欖，蓮肉，葡萄，榧，杏，榛，松，荔枝，龍眼，山栗，風菱，棗兒，柿，子，月桃，銀杏，金橘，香橙，菓子，隨山有蔬菜，更時新，豆腐，麵筋，木耳，鮮筍，蘑菇，香蕈，山藥，黃精，石花菜，黃花菜，青油煎炒，扁豆角，江豆角，熟醬調成，玉瓜，瓠子，白菜，蔓菁，鍍皮，茄子，鵝鶉，做別種冬瓜，方旦，名爛煨，芋頭，糖拌着，白煮蘿蔔，醋澆烹，椒姜，辛辣般，羹，醃淡

訓和色色平

那妖精露尖尖之玉指，捧幌幌之金盃，滿斟美酒，遞與唐僧。口裏叫道：「長老哥哥，妙人請一盃交歡酒兒。」三藏羞答答的，接了酒，望空澆奠。心中暗祝道：「護法諸天，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弟子陳玄奘，自離東土，蒙觀世音菩薩差遣，列位衆神暗中保護，拜罷音見佛，求經今在途中，被妖精拿住，強逼成親，將這一盃酒遞與我喫。此酒果是紫酒，弟子勉強喫了，還得見佛成功。若是罈酒破了，弟子之戒，永墮輪迴之苦。孫大聖，他却變得輕巧，在耳根後，若像一個耳報，但他說話，惟三藏聽見，別人不聞。他知師父平日好喫

葡萄做的素酒，教喫他一鍾。那師父沒奈何，喫了。急將酒滿斟一鍾，回與妖怪。果然斟起有一箇喜花兒。行者變作個螞蟥虫兒，輕輕的飛入喜花之下。那妖精接在手，且不喫，把盃兒放住，與唐僧拜了兩拜，口裏嬌怯怯教了幾句情話，却纔舉盃。那花兒已散，就露出虫來。妖精也認不得，是行者變的，只以為虫兒，用小指挑起，往下一彈。行者見事不諧，料難入他腹，卽變做個餓老鷹，真個是

玉爪金睛鐵鬪，雄姿猛氣搏雲。妖狐狡兔見他昏，千里山河時遁。饑處迎風逐雀，飽來高貼天門。老拳鋼硬最傷人，得志凌霄嫌近。

飛起來。輪開玉爪。啊一聲。掀翻桌席。把些素菜素菜。盤碟家火。盡皆摔碎。撇却唐僧。飛將出去。謊得妖精。心膽皆裂。唐僧的骨肉通酥。妖精戰戰兢兢。摟住唐僧道。長老哥哥。此物是那里來的。三藏道。貧僧不知。妖精道。我費了許多心。安排這個素宴。與你耍耍。却不知這個扁毛畜生。從那里飛來。把我的家火打碎。衆小妖道。夫人打碎家火。猶可。將些素品。都潑散在地。穢了怎用。三藏分明曉得。是行者美法。他那里敢說。那妖精道。小的們。我知道了。想必是我把唐僧困住。天地不容。故降此物。你們擣碎家火。拾出去。另安排些酒肴。不拘餽素。我指天爲媒。掙地作訂。然後再

與唐僧成親依然把長老送在東廊裏坐下不題。却說行者飛出去現了本相。到於洞口叫聲開門。八戒笑道：沙僧哥哥來了。他二人撒開兵器。行者跳出。八戒上前扯住道：可有妖精。可有師父。行者道：有有有。八戒道：師父在裏邊受罪哩。綁着是細着。要蒸是要煮。行者道：這個事倒沒有。只是安排素宴。要與他幹那個事哩。八戒道：你造化。你造化。你喫了陪親酒來了。行者道：馱子阿。師父的性命也難保。喫甚麼陪親酒。八戒道：你怎的就來了。行者把見唐僧施变化的上項事說了一遍道：兄弟們再休胡思亂想。師父已在此間。老孫這一去一定救他出來。復翻身入裏面。

此等事
世上休
有

還教做個蠅蠅見下在門樓上聽之。只聞得這妖怪氣嘔
噀的在亭子上。分付小的們。不論餽素。拿來燒紙。我借煩
天地爲媒。訂務。娶與他成親。行者聽見。暗笑道。這妖精。全
沒一些兒廉耐。青天白日。把個和尚。關在家裏。擺佈的。且
不要忙。等老孫。再去看看。耍的一聲。飛在東廊之下。只見
那師父。坐在裏邊。清滴滴。膠膠邊。淚備。行者鑽將進去。丁在
他頭上。只料。聲師父。長老。認得。聲音。跳起來。咬牙。恨道。猢
猻。罔。別人。膽大。還是。身。包。騰。你的。膽。大。就是。膽。包。身。你。弄
變化。神通。打破。家。火。他。值。幾。何。聞得。那。妖精。滔。興。發。了。那
里。不。分。餽。素。安。排。定。娶。與。我。交。媾。此。事。怎。了。行者。暗。中。暗

笑道師父莫怪有救你處唐僧道那里救得我行者道我纔一翅飛起去時見他後邊有個花園你哄他往園裏去耍子我救了你罷唐僧道園裏怎麼樣救行者道你與他到園裏走到桃樹邊就莫走了等我飛上桃枝變作個紅桃子你要喫果子先揀紅的兒摘下來紅的是我他必然也要摘一個你把紅的定要讓他他若一口喫了我却在肚裏等我搗破他的皮袋扯斷他的肝腸美死他你就脫身了三藏道你若手段就與他賭開便了只要鑽在他肚裏怎麼行者道師父你不知趣他這個洞若好出入便可與他賭開只爲出入不便出道難行若就動手他這

窩子。老老小小，連我都扯住，却怎麼了。須是這般摔手，
信。大家纔得乾淨。三藏點頭聽信，只叫你跟定我。行者道：
曉得曉得。我在你頭上。師徒們商量定了。三藏纔欠起身，
來。雙手扶着那格子，叫道：娘子，娘子。那妖精聽見，笑嘻嘻
的跑近跟前道：妙人哥哥，有甚話說。三藏道：娘子，我出了
長安，一路西來，無日不山，無日不水。昨在鎮海寺投宿，
得傷風重疾，今日出了汗，纔好些。又蒙娘子盛情，
仙府只得坐了這一日。又覺心神不爽，你帶我往那裏，
散散心。要要兒去麼。那妖精十分歡喜道：妙人哥哥，
些典起。我和你去花園內耍耍。叫小的們拿綸匙來開了。

園門打掃路逕。衆妖都跑去開門收拾。這妖精開了格子，攙出唐僧。你看那許多小妖，都是油頭粉面，嫵娜娉婷，簇擁擁，與唐僧徑上花園而去。好和尚，他在這綺羅隊裏，無他故，錦繡叢中作痘孽。若不是這鐵打的心腸，朝佛去。第二個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經。一行都到了花園之外，那妖精俏語低聲，料道：妙人哥哥，這里耍耍，真可散心釋悶。唐僧與他携手相挽，同入園內，擡頭觀看，其實好個去處。但見那

崇迴曲逕，紛紛盡點蒼苔。窈窕綺牕，處處暗籠繡箔。微風初動，輕飄飄，展開蜀錦。吳綾細雨，總收嬌滴。滴露出

冰肌玉質。日午鮮杏紅。如仙子。曬霓裳。月映芭蕉青。似
太真。搖羽扇。粉墻四面。萬株楊柳。轉黃鵬。閣館周圍滿。
院海棠飛粉蝶。更看那。凝香閣。青蛾閣。解醒閣。相思閣。
層層捲映。朱簾上。鉤控鰓鬚。又見那。養酸亭。披素亭。畫
眉亭。四雨亭。箇箇崢嶸。華扁上。字書鳥篆。看那浴鶴池。
浣觴池。怡月池。濯纓池。青萍綠藻。耀金鱗。又有玉墨軒。
異箱軒。遺趣軒。蒸雲軒。玉斗瓊卮。浮綠蟻。池亭上下。有
太湖石。紫英石。鸚落石。錦川石。青青栽着虎鬚蒲。軒閣
東西。有木假山。翠屏山。嘯風山。玉芝山。處處叢生鳳尾
竹。茶檠架。蕃薇架。近着鞦韆架。渾如錦帳羅幃。松栢亭。

辛夷亭對着木香亭。却似碧城繡幙。芍藥欄。牡丹叢。朱紫紫。開穠華。夜合臺。茉莉蒸。檻歲歲年年。生嫵媚。涓涓滴露。紫含笑。堪畫。堪描。艷艷燒空。紅拂柔。宜題宜賦。論景致。休誇閬苑蓬萊。較芳菲。不數姚黃魏紫。若到三春。閑園草園中。只少玉瓊花。

長老携着那姪。步賞花園。看不盡的奇葩異卉。行過了許多亭閣。真箇是漸入佳境。忽擡頭到了桃樹林邊。行者把師父頭上一指。那長老就知行者飛在桃樹枝兒上。搖身一變。變作個桃子兒。其實紅得可愛。長老對妖精道。娘子。你這苑內花香。枝頭果熟。苑內花香。蜂競採。枝頭果熟。鳥

竟說大
道理

爭卸怎麼這桃樹上果子青紅不一何也妖精笑道天無
陰陽日月不明地無陰陽草木不生人無陰陽不分男女
這桃樹上果子向陽處有日色相烘者先熟故紅背陰處
無日者還生故青此陰陽之道理也三藏道謝娘子指教
其實貧僧不知卽向前伸手摘了箇紅桃妖精也去摘了
一箇青桃三藏躬身將紅桃捧與妖怪道娘子你愛色請
喫這箇紅桃拿青的來我喫妖精真個換了且暗喜道好
和尚阿果是個真人一日夫妻未做却就有這般恩愛也
那妖精喜喜懽懽的把唐僧親敬這唐僧把青桃拿過來
就喫那妖精喜相陪把紅桃兒張口便咬啟朱唇露銀牙

這妖精
未曾成
飯肚內
已先有
角小和
尚了

未曾下口。原來孫行者十分性急，轆轤一箇，眼頭翻入他咽喉之下，徑到肚腹之中。妖精害怕，對三藏道：「長老呵，這箇果子利害，怎麼不容咬破，就滾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新開園的果子，愛喫，所以去得快了。」妖精道：「未存吐出核子，他就滾下去了。」三藏道：「娘子意美情佳，喜喫之甚，所以不及吐核，就下去了。」行者在肚內，復了本相，叫聲師父，不要與他答嘴。老孫已得了手也。」三藏道：「徒弟方便着些，妖精聽見道：『你和那個說話哩？』三藏道：『和我徒弟孫悟空說話哩。』妖精道：『孫悟空在那裏？』三藏道：『在你肚內哩。』却纔喫的那個紅桃子，不是妖精噙了道：『罷了，罷了。這猴頭鑽在

我肚內我是死也。孫行者你千方百計的鑽在我肚內怎的。行者在裏邊恨道也不怎的。只是喫了你的六葉連肝。膽三毛七孔心五臟都淘淨。美做個椰子精。妖精聽說。誠得魂飛魄散。戰戰兢兢的。把唐僧抱住道。長老呵。我只道。夙世前緣繫赤繩。魚水相和雨意濃。不料鴛鴦今拆散。何期鸞鳳又西東。藍橋水漲難成事。佛廟煙沉嘉會空。着意一場今又別。何年與你再相逢。

行者在他肚內聽見說時。只怕長老慈心又被他哄了。便就輪拳跳脚。支架子。理四平。幾乎把個皮袋兒搗破了。那妖精恐不得疼痛。倒在塵埃。半晌家不敢言語。行者見不

這妖怪
情由
下人使
打發和
尚去矣

言語想是死了。却把手畧鬆。一梭他。又回過氣來。叫小的們在那里。原來那些小妖。自進園門來。各人知趣。都不在一處。各自去採花。聞草。任意随心耍子。讓那妖精與唐僧兩個自在敘情。見急聽得叫聲。纔都跑將來。又見妖精倒在地。上面容改色。口裏哼哼的爬不動。連忙撻起。圍在一處道。夫人怎的不好。想是急心疼了。妖精道。不是。不是你莫要問我。肚內已有了人。也。快把這和尚送出去。留我性命。那些小妖。真個都來扛擡。行者在肚內叫道。那個敢擡。要便是你自家獻我師父出去。出到外邊。我饒你命。那妖怪沒及奈何。只是惜命之心。急急擡起來。把唐僧背在身上。

拽開步往外就走。小妖跟隨道：「老夫人往那里去？妖精還習得五湖明月在，何愁沒處下金鈎。把這廝送出去，等我別尋一個頭兒罷。」好妖精一縱雲光，直到洞口，又聞得叮叮噹噹兵刃亂响。三藏道：「徒弟，外面兵器响哩。行者道：『是八戒搥鉢哩。』你叫他一聲。三藏便叫八戒，八戒聽見道：『沙和尚師父出來也。』二人掣開鉞杖，妖精把唐僧駝出，喫正是。」

心猿真應降邪姪

土木屏間接聖僧

畢竟不知那妖精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妖精多變婦人婦人多戀和尚何也作者亦自有意
只爲妖精就是婦人婦人就是妖精妖精婦人婦人
妖精定偷和尚故也

第八十三回

心猿試得丹頭

姹女還歸本性

却說三藏着妖精送出洞外，沙和尚近前問曰：「師父出來，師兄何在？」八戒道：「他有算計，必定貼換師父出來也。」三藏用手指着妖精道：「你師兄在他肚裏哩。」八戒笑道：「腌臢殺人在肚裏做甚出來罷？」行者在裏邊叫道：「張開口等我出來。」那姪真個把口張開，行者變得小小的，跏在咽喉之內。正欲出來，人恐他無哩來咬，即將鐵棒取出，吹口仙氣，叫變變作個果核釘兒，撐住他的上腭子，把身一縱跳出口外，就把鐵棒順手帶出，把腰一躬，還是原身法象，舉起棒。

來就打那妖精也。隨手取出兩口寶劍，叮噹架住。兩個在山頭上，這場好殺。

雙舞劍飛當面架，金箍棒起照頭來。一個是天生猴屬心猿體，一個是地產精靈蛇女怪。他兩個恨衝懷，喜處生讐大會垓。那個要取元陽成配偶，這個要戰純陰結聖胎。棒舉一天寒霧漫，劍迎滿地黑塵篩。因長老拜如來，恨苦相爭顯大才。水火不投，母道損陰陽難合。各分開，兩家鬪罷多時節。地動山搖樹木摧。

八戒見他們賭鬪，口裏絮絮叨叨，返恨行者。轉身對沙僧道：「兄弟，師兄胡纏，方纔在他肚裏輪起拳來，送他一個滿。」

脛紅爬開肚皮鑽出來，却不了帳，怎麼又從他口裏出來，却與他爭戰，讓他這等猖狂。沙僧道：「正是，却也虧了師兄，深洞中救出師父，返又與妖精廝戰，且請師父自家坐着，我和你各持兵器，助功大哥，打倒妖精去來。」八戒擺手道：「不不不，他有神通，我們不濟。沙僧道：「說那里話，都是大家有益之事，雖說不濟，却也放屁添風。那馱子一時興發，掣了釘鉞，叫聲去來，他兩個不顧師父，一齊駕風趕上，舉釘鉞使寶杖，望妖精亂打。那妖精戰行者一個，尚是不能，又見他二人怎生抵敵，急回頭抽身就走。行者叫道：「兄弟們，趕上，那妖精見他們趕上來，即將右腳上花鞋脫下來，吹

口氣念個咒語，叫變。卽變作本身模樣，使兩口劍舞將來。真身一晃，化一陣青風，徑直回去。這番也只說戰他們不過，顧命而回。豈知又有這般樣事，也是三藏災星未退。他到洞門前，牌樓下，却見唐僧在那里獨坐哩。他就近前一把抱住，搶了行李，咬斷韉繩，連人和馬，復又攝將進去。不題。且說八戒閃個空，一鈿把妖精打落地，乃是一隻花鞋。行者看見道：「你這兩個獸子，看師父罷了。誰要你來討甚麼功？」八戒道：「沙和尚如何麼？」我說莫來。這猴子好的有些夾腦風。我們替他降了妖怪，送落得他生報怨。行者道：「在那里降了妖怪？那妖怪昨日與我戰時，使了一箇遺鞋。」

訂哄了，你們走了，不知師父如何。我們快去看看。三人急
回來，果然沒了師父，連行李白馬一並無踪，慌得個八戒
兩頭亂跑，沙僧前後跟尋，孫大聖亦心焦性躁。正尋覓處，
只見那路傍邊斜軀着半截兒韃繩，他一把拿起，止不住
眼中流淚，放聲叫道：師父阿！我去時，辭別人和馬，回來只
見這些繩，正是那兒鞍思俊馬，滴淚想親人。八戒見他垂
淚，嚇得仰天大笑，行者罵道：你這個夯貨，又是耍散火，喫
八戒又笑道：哥阿，不是這話。師父一定又被妖精攝進洞
去了。常言道：事無三不成。你進洞兩遭了，再進去一遭，管
保救出師父來也。行者揩了眼淚道：也能到此地位，豈不

容已我還是去。你由個沒了行李馬匹。就心那好生把守
洞口。好大聖。卽轉身跳入裏面。不施變化。就是本身法相。
真箇是。

古怪別腮。心內強。自小爲怪。神力壯。高低向賽馬鞍橋。
眼放金光。如大亮。渾身毛硬似鋼針。虎皮裙繫明花响。
上天掉散萬雲。飛下海。混起千層浪。當天倚力打天王。
撞退十萬八千將。官封大聖美猴精。手中慣使金箍棒。
今日西方任顯能。復來洞內扶三藏。

你看他停住雲光。徑到了妖精宅外。見那門樓門關了。不
分好歹。輪鐵棒。一下打開。卽將進去。那裏邊靜悄悄。全無

人跡東廊下不見唐僧。亭子上桌椅與各處家火一件也無。原來他的洞內周圍有三百餘里。妖精巢穴甚多。前番攝唐僧在此。被行者尋着。今番攝了。又怕行者來尋。當時走了。不知去向。惱得這行者跌脚捶胸。放聲高叫。道。師父阿。你是個悔氣轉成的。唐三藏。災殃錯就的。取經僧。噫。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如何不在。却教老孫那里尋找也。正是。吟唱暴躁之間。忽聞得一陣香風撲鼻。他回了性道。這香煙是從後面飄出。想是在後頭哩。拽開步。提着鐵棒。走將進去看時。也不見動靜。只見有三間倒坐兒。近後壁。却鋪一張尤忝口雕漆供桌。桌上有一箇大流金香爐。爐內有

香燭。馥郁。那上面供養着一個大金字牌。牌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位。畧次些兒。寫着尊兄。那叱三太子位。行者見了。滿心歡喜。也不去搜妖怪。找唐僧。把鐵棒捻作個繡花針兒。摠在耳際裏輪開手。把那牌子并香燭。拿將起來。返雲光。行出門去。至洞口。唏唏哈哈。笑聲不絕。八戒沙僧聽見。掣放洞口。迎着行者道。哥哥這等歡喜。想是救出師父也。行者笑道。不消我們救。只問這牌子要人。八戒道。哥阿。這牌子不是妖精。又不曾說話。怎麼問他要人。行者放在地下道。你們看。沙僧近前看時。上寫着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那叱三太子位。沙僧道。此意何也。行者道。這是那妖精

家供養的。我闖入他何居之所。見人跡俱無。却有此牌。想

是李天王之女。

太子

之妹。思凡下界。假扮妖邪。將我師

父攝去。不問他要人。却問誰要。你兩個且在此把守。等老
孫執此牌位。徑上天堂。玉帝前告個御狀。教天王爺兒們
還我師父。八戒道。哥阿。常言道。告人必罪得來。須是理
順。方可爲之。况御狀。又豈是可輕易告的。你且與我說。怎
的告他。行者笑道。我有主張。我把這牌位香爐。做個証見。
另外再備紙狀兒。八戒道。狀兒上怎麼寫。你且念念我聽。
行者道。

告狀人孫悟空。年甲在牒。係東土唐朝。西天取經僧。唐

三藏徒弟告爲假妖攝陷人口事。彼有托塔天王李靖同男哪叱太子。門門不謹。走出親女。在下方陷空山無底洞。變化妖邪。迷害人命無數。今將吾師攝陷曲遣之所。渺無尋處。若不狀告。切思伊父子不仁。故縱女氏成精害衆。伏乞憐准。行拘至案。收邪救師。明正其罪。深爲恩便。有此上告。

八戒沙僧聞其言。十分歡喜。道哥阿告的有理。必得上風。切須早來。稍遲。恐妖精傷了師父性命。行者道。我快我快。多時做熟。少時茶滾。就回好大聖。執着這牌位香爐。將身一縱。駕祥雲直坐南天門外。時有把天門的大力天丁與

護國天王見了行者，一個個都控背躬身，不敢攔阻，讓他進去。直至通明殿下，有張葛詩兵四大天師，迎面作禮道：「大聖何來？」行者道：「有紙狀兒，要告兩個人哩。」天師喫驚道：「這個賴皮，不知要告那個，無奈將他引人靈霄殿下啟奏。」蒙旨宣進行者，將牌位香火放下，朝上禮畢，將狀子呈上。葛仙翁接了，舖在御案。玉帝從頭看了，見這等這等，即將狀批作聖旨，宣西方長庚、太白、金星，領旨到雲樓宮，宣托塔李天王見駕。行者上前奏道：「梁天主好生懲治，不然又別生事端。玉帝又分付原告也去，行者道：『老孫也去。』」四

天師道：「萬歲已出了旨意，你可回金星去來。」行者真個隨

着金星縱雲頭，早至雲樓宮。原來是天王住宅，號雲樓宮。金星見宮門首，有個童子侍立。那童子認得金星，卽入內報道：「太白金星老爺來了。」天王遂出迎迓。又見金星捧着青意，卽命焚香，及轉身又見行者跟入。天王卽又作怒，你道他作怒爲何？當年行者大鬧天宮時，玉帝曾討天王爲降魔大元帥，封哪叱太子爲三壇海會之神，帥領天兵收降行者。屢戰不能取勝，還是五百年前敗陣的響氣，有些惱他。故此作怒。他且恐不任，道：「老長庚，你費得是甚麼意思？」金星道：「孫大聖告你的狀子，那天王本是煩惱，只聽見說箇告字，一發雷霆大怒道：『他告我怎的？』」金星道：「告你假

妖瞞陷人口事。你焚了香牒。自家開讀。那天王氣喘哮喘的。設了香案。望空謝恩。拜畢。某開肯意看了。原來是這般這般。如此如此。狠得他手揆着香案道。這個猴頭。他也錯告我了。金星道。且息怒。現有牌位。香爐在御前作証。說是你親女哩。天王道。我正是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大小兒名君叱。侍奉如來。做前部護法。二小兒名木叉。在南海隨觀世音做徒弟。三小兒名哪吒。在我身邊。早晚隨朝護駕。一女兒方七歲。名真英。人事尚未省得。如何會做妖精。不信。抱出來你看。這猴頭着實無禮。且莫說我是天下元勛。封受先斬後奏之職。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誣告。律云。誣告如

三、等、叶、下、將、縛、妖、索、把、這、猴、頭、捆、了、那、庭、下、擺、列、着、巨、靈、神、魚、肚、將、葉、義、雄、陣、一、擁、上、前、把、行、者、捆、了、金、星、道、李、天、王、莫、闍、禍、阿、戔、在、御、前、同、他、領、旨、意、來、宣、你、的、人、你、那、索、兒、頗、重、一、時、捆、壞、他、合、氣、天、王、道、金、星、阿、似、他、這、等、詐、僞、告、擾、怎、該、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這、個、猴、頭、然、後、與、你、見、駕、回、宮、金、星、見、他、取、刀、心、驚、膽、戰、對、行、者、道、你、幹、事、差、了、御、狀、可、是、輕、易、告、的、你、也、不、訪、的、實、似、這、般、亂、天、傷、其、性、命、怎、生、是、好、行、者、全、然、不、識、笑、吟、吟、的、道、老、官、兒、放、心、一、些、沒、事、老、孫、的、貴、姓、這、等、做、一、定、先、輪、後、廝、說、不、了、天、王、輪、過、刀、來、這、行、者、劈、頭、就、砍、早、有、那

三太子趕上前將軟腰劍架住叫道父王息怒天王大驚失色噫父見子以劍架刀就當喝退怎麼返大驚失色原來天主生此子時他左手掌上有箇哪字右手掌上有箇叱字故名哪叱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禍踏倒水晶宮捉住蛟龍要抽筋爲繯子天王知道恐生後患欲殺之哪叱奮怒將刀在手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一頓靈魂徑到西方極樂世界告佛佛正與眾菩薩講經只聞得幢幡寶蓋有人叫道救命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叱之魂即將碧藕爲骨荷葉爲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哪叱遂得了性命運用神力法降九十六洞妖魔神勇廣大

後來要殺天王，報那剔骨之讐。天王無奈，告求我佛如來。如來以和爲尚，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那塔上層層有佛，艷艷光明。喚哪叱以佛爲父，解釋了冤讐，所以稱爲托塔李天王者此也。今日因鬧在家，未曾托着那塔，恐哪叱有報讐之意，故下個大驚失色。却卽回手，向塔座上取了黃金寶塔，托在手間。問哪叱道：孩兒，你以劍架住我刀，有何話說？哪叱棄劍叩頭道：父王是有女兒，在下界哩。天王道：孩兒，我只生了你姊妹四個，那里又有女兒哩？哪叱道：父王忘了，那女兒原是個妖精，三百年前成怪，在靈山偷食了如來的香花寶燭。如來差我父子

野名色

天兵將他拿住。拿住時，只該打處。如來分付道：積水養魚，終不釣。深山喂鹿望長生。當時饒了他性命。積此思念，拜父王爲父，拜孩兒爲兄。在下方供設牌位，侍奉香火。不期他又成精，陷害唐僧，却被孫行者搜來到巢穴之間，將牌位拿來，就做名告了御狀。此是結拜之恩女，非我同胞之親妹也。天王聞言，悚然驚呀道：孩兒，我實忘了。他叫做甚麼名字？太子道：他有三箇名字。他的本身出處，喚做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偷香花寶燭，改名喚做半截觀音。如今饒他下界，又改名喚做地湧夫人。是也。天王却纔有悟，放下寶塔，便親手來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來道：那個敢解我。

要便連繩兒擡去見駕。老孫的官事纔疏，慌得天王手軟。太子無言，眾家將委委而退。那大聖打滾撒賴，只要天王去見駕。天王無計可施，哀求金星說個方便。金星道：古人云：萬事從寬，你幹事忒緊了些兒。就把他細作，又要殺他。這猴子是個有名的賴皮，你如今教我怎的處？若論你令郎講起來，雖是恩女，不是親女，却也晚親義重，不拘怎生折辯，你也有個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說箇方便？就沒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們，却只是無情。可說：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銜的事說說，他也罷了。真個金星上前將手摸着行者道：大聖看我薄面，解了繩好去見駕。行者

這老官兒不用解我會滾法，一路滾就滾到也。金星笑道：「你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義兒到你。我這一些事兒就不依我。行者道：你與我有甚恩義？金星道：你當年花果山爲姪，伏虎降龍，強消妖籍，聚羣妖大地猖狂。上天要擒你，也是老身力奏，降旨招安，把你宣上天堂，封你做弼馬溫。你喫了玉帝仙酒，後又招安，也是老身力奏，封你做齊天大聖。你又不守本分，偷桃盜酒，竊老君之丹，如此如此，纔得個無滅無生。若不是我你如何得到今日。行者道：古人說得好，成了莫與老頭兒同墓。乾淨會揭挑人，我也只是做弼馬溫，鬧天宮罷了，再無甚大事也罷也。」

罷看你老人家面皮還教他自已來解。天王纔敢向前解了繯。請行者着衣上坐。一一上前施禮。行者朝了金星道。老官兒何如。我說先輸後贏。買賣兒原是這等做。快催他去見駕。莫悞了我的師父。金星道。莫忙。弄了這一會。也喫鍾茶兒去。行者道。你喫他的茶。受他的私。賣放犯人。輕慢聖旨。你待何罪。金星道。不喫茶。不喫茶。連我也奈將起來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上那里敢去。怕他沒的說。做有的。放起刁來。口裏胡說亂道。怎生與他折辯。沒奈何。又央金星教說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話兒。你可以我行者道。細細刀欣之事。我也通看你面。還有甚話。你只以你說說得好。

就依你說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事十日打你告了御狀說妖精是天王的女兒，天王說不是你兩個，只管在御前折辨，反復不已。我說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這一年之間，那妖精把你師父陷在洞中，莫說成親，若有個喜花下兒子也生了一個小和尚兒，却不悞了大事。」行者低頭想道：「是阿！我離八戒沙僧，只說多時飯熟，少時茶滾，就回今已弄了這半會，却不遲了。老官兒，既依你說這旨意，如何回繳？」金星道：「教李天王點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青行者道：你怎麼樣回？」金星道：「我只說原告脫逃，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阿！我倒看你面情罷了，你倒說我脫逃。」

他點兵在南天門外等我。我卽和你回青繳狀去。天王道：怕道他這一去，若有言語，是臣背君也。行者道：你把老孫當甚麼樣人，我也是個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豈又有污言頂你。天王卽謝了行者，行者與金星回青。天王點起本部天兵，徑出南天門外。金星與行者回見玉帝，道：唐僧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設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點兵收妖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行者卽返雲光，到南天門外，見天王太子，佈列天兵等候。噫，那些神將，風滾滾，霧騰騰，接住大聖，一齊墜下雲頭。早到了陷空山上，八戒沙僧眼巴巴正等，只見天兵

與行者來了，猓子迎着天王施禮道：「累及累及，天王道：『天蓬元帥，你却不知，只因我父子受他一炷香，致令妖精無理，困了你師父。』來，遲莫怪，這個山就是陷空山了，但不知他的洞門還向那邊開？」行者道：「我這條路，且是走熟了，只是這個洞叫做無底洞，周圍有三百餘里，妖精窠穴甚多，前番我師父在那兩滴水的門樓裏，今番靜悄悄鬼影也沒個，不知又搬在何處去也。」天王道：「任他設盡千般計，難脫天羅地網中。」到洞門前，再作道理。大家就行，喚約有十餘里，就到了那大石邊。行者指那缸口大的門兒道：「兀的便是也。」天王道：「不入虎穴，安得虎子，誰敢當先？」行者道：

我當先三太子道我奉旨降妖戾當先那馱子便莽撞起
來高聲叫道當頭還要我老猪天王道不須囉囉但依我
分擺孫大聖和太子同領着兵將下去我們三人在口上
擺守做個裏應外合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纔顯此些
手段衆人都答應了一聲是你看那行者和三太子領了
兵將望洞裏只是一溜縱起雲光閃閃爍爍擡頭一望果
然好個洞呵

依舊雙輪日月照般一望白川珠淵金井煖燄煙更有
許多堪羨盈盈朱棧畫閣層層赤壁青田三春楊柳九
秋蓮元的洞天罕見

頃刻間停住了雲光徑到那妖精舊宅挨門兒搜尋。吆喝。一重又一重。一處又一處。把加三百里地草都踏光了。那見箇妖精。那見箇三藏。卻只說這孽畜一定是早出了這洞。遠遠去哩。那曉得他在那東南黑角落上望下去。另有箇小洞。洞裡一重小小門。一間矮矮屋。蓋栽了幾種花。簪着數竿竹。黑氣氤氳。暗香馥馥。老怪補了三藏。搬在這裡。過住成親。只說行者再也找不着。誰知他命合該休。那些小怪在裡面。一箇箇齜齜嘈嘈。挨挨簇簇。中間有個大膽些的。伸起頸來。望洞外畧看一看。一頭撞着個天兵。一聲嚷道。在這裡。那行者惱起性來。捻着金箍棒。一下

闖將進去，那裡邊窄小，窩着一窟妖精。三太子縱起天兵，一齊擁上，一個個那里去躲。行者穿着唐僧和那龍馬，和那行李，那老怪尋思無路，有着哪叱太子，只是磕頭求命。太子道：這是玉青來拿你，不當小可。我父子只爲受了一炷香，險些兒和尚拖木頭，做出了寺，碎碎天兵，取下縛妖索，把那些妖精都細了。老怪也少不得喫場苦楚，返雲光一齊出洞。行者口裡嘻嘻嘎嘎，天王掣開洞口，迎着行者道：今番却見恁師父也。行者道：多謝了，多謝了，就引三藏拜謝。天、王、次及太子、沙僧入戒，只是要碎鬧那老精。天王道：他是玉青拿的，輕易不得。我們還要去回青哩。一邊

天王同三太子領着天兵神將押住妖精去奏天曹聽候
發落一邊行者擁着唐僧沙僧收拾行李八戒攏馬請唐
僧騎馬齊上大路這正是

割斷絲羅乾金海

打開玉鎖出樊籠

畢竟不知前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半截觀音不知是上半截不知是下半截請問世人
還是上半截好還是下半截好一笑一笑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開大覺 法王成正體天然

唐三藏固住元陽出離了煙花苦套隨行者投西前進不覺夏時正值那薰風初動梅雨絲絲好光景

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照面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蒲柳劍樞火壯行圖

師徒四衆旣炎受熱正行處忽見那路傍有兩行高柳柳陰中走出一個老叟右手下攬着一個小孩兒對唐僧高叫道和尚不要走了快早兒撥馬東回進西去都是死路誰得個三藏跳下馬來打個問訊道老菩薩古人云海潤

苦海不
甘地
我

從魚躍天高任鳥飛。怎麼西退便沒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指道。那里去有五六里遠近。乃是滅法國。那國王前生那世裏結下冤讎。今世裏無端造罪。二年前許下一個羅天大愿。要殺一萬個和尚。這兩年陸續殺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只要等四個有名的和尚湊成一萬。好做圓滿哩。你們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薩。三藏問言。心中害怕。戰兢兢的道。老菩薩。深感盛情。感謝不盡。但請問可有不進城的方便路兒。我會僧轉過去罷。那老母笑道。轉不過去。轉不過去。只除是會飛的就過去了。八戒在傍邊直嘴道。媽媽兒。莫說黑話。我們都是會飛的。

行者火眼金睛，其實認得好歹。那老母攙着孩兒，原是觀音菩薩與善才童子，慌得倒身下拜，叫道：「菩薩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薩，一朶彩雲輕輕駕起，嚇得個唐長老立身無地，只情跪着磕頭。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禮拜。一時聞解雲渺渺，徑回南海而去。行者起來，扶着師父道：「請起來。」菩薩已回寶山也。三藏起來道：「悟空，你既認得是菩薩，何不早說？」行者笑道：「你還問話不了。我卽下拜，怎麼還是不早說？」八戒沙僧對行者道：「感蒙菩薩指示，前邊必是滅法國，要殺和尚。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猷子休怕。我們曾遭着那毒魔狠怪，虎穴龍潭，更不會傷損。此間乃是一國凡

人有何懼哉。只柰這里不是佳處。天色將晚。且有鄉村人家。上城買賣回來的。看見我們是和尚。嚷出名去。不當穩便。且引師父。找下大路。尋個僻靜之處。却好商議。真個三藏依言。一行都閃下路來。到一個坑坎之下。坐定。行者道。兄弟。你兩個好生保守師父。待老孫變化了。去那城中看看。尋一條僻路。連夜去也。三藏叮囑道。徒弟呵。莫當小可。王法不容。你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老孫自有道理。好大聖。話畢。將身一縱。忽哨的跳在空中。怪哉。

上面無繩扯。下面沒棍撐。一般同父母。他便骨頭輕。

竚立在雲端裏。往下觀看。只見那城中喜氣冲融。祥光蕩

漢行者道好個去處，爲何滅法，看一會漸漸天昏，又見那
十字街，燈光燦爛，九重殿，香藹鐘鳴，七點皎星照碧漢，
八方客旅卸行踪，六軍營，隱隱的畫角纔吹，五鼓樓，點
一點的銅壺初滴，門邊宿霧昏昏，三市寒煙藹藹，兩兩夫
妻歸繡幙，一輪明月上東方。

他想着，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這般個嘴臉，撞見人，
必定說是和尚，等我變一變了，捻着訣，念動真言，搖身一
變，變做個撲燈蛾兒。

形細翼醜，輕巧滅燈撲燭，投明本來面目，化生腐草中，
開靈應，每愛炎光觸醜，忙忙飛繞，無停紫衣香翅，趕流

卷之三十一
三
整最喜夜深風靜

待見他翻翻翻飛向三街六市傍房簷近屋角正行時忽見那隅頭拐角上一灣子人家人家門首掛着個燈籠兒他道這人家過元宵哩怎麼挨排兒都點燈籠他硬硬翅飛近前來仔細觀看正當中一家子方燈籠上寫着安歇往來商賈六字下面又寫着王小二店四字行者纔知是開飯店的又伸頭打一看看見有八九個人都喫了晚飯寬了衣服卸了頭巾洗了脚手各各上床睡了行者暗喜道師父過得去了你道他怎麼就知過得去他要起個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着要偷他的衣服頭巾粧做俗人

進城，噫，有這般不遂意的事。王恩村處只見那小二走向前分付列位官人仔細些。我這里君子小人不同，各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你想在外做買賣的人，那一樣不仔細，又聽得店家分付，那發謹慎，他都爬起來道：「主人家說得有理，我們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着，急忙不醒一時，失所奈何。」你將這衣服頭巾搭聯都收進去。待天將明交付與我們起身。那王小二真個把些衣服之類盡情都搬進他屋裏去了。行者性急，展開翅就飛入裏面，丁在一箇頭巾架上。又見王小二去門首摘了燈籠，放下吊搭，開了門，却纔進房脫衣睡下。那小二有個婆子，帶了兩個孩

子哇哇聒噪，急忙不睡。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補補納納，也不見睡。行者暗想道：「若等這婆子睡了下手，却不悞了師父。」又恐更深，城門閉了，他就忍不住，飛下去望燈上一撲，真是捨身投火，燄焦額，標殘生。那盞燈早已息了，他又搖身一變，變作個老鼠，噉噉哇哇的叫了兩聲，跳下來，拿著衣服頭巾往外就走。那婆子慌慌張張的道：「老頭子，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行者聞言，又弄手段，攔着門，厲聲高叫道：「王小二，莫聽你婆子胡說。我下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吾乃齊天大聖臨凡，伴唐僧往西天取經。你這國王無道，特來借此衣冠粧扮我師父，一特過了城去。」

就便送還那王小二聽言，一轂慳爬起來，黑天摸地，又是着忙的人，撈着褲子當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那大聖使個攝法，早已駕雲出去，復番身徑至路下坑坎邊，三藏見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見是行者來至近前，卽開口叫道：「徒弟可過得滅法國麼？」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師父，要過滅法國，和尚做不成，八戒道：『母你勒掯那個哩！』不做和尚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頭，就長出毛來也。行者道：「那里等得半年，眼下就都要做俗人哩。」那猊子慌了道：「但你說話通不察理，我們如今都是和尚，眼下要做俗人，却怎麼戴得頭巾？就是邊兒勒住也沒救頂繩處。」三藏喝

道不要打花且幹正事端的何如行者道師父他這城中我已看了雖是國王無道殺僧却倒是個真天子城上有祥光喜氣城中的街道我也認得這里的鄉談我也省得會說那纔在飯店內借了這幾件衣服頭巾我們且扮作俗人進城去借了宿至四更天就起來教店家安排了齋喫捱到五更時候挨城門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撞是扯住也好折辯只說是上那次差的戕法王不敢阻滯放我們來的沙僧道師兄處的最當且依他行剪個長老無奈脫了福衫去了僧帽穿了俗人的衣服戴了頭巾沙僧也換了八戒的頭戴不得巾兒彼行者取了些針線把

頭巾扯開兩頂縫做一頂，與他搭在頭上，揀件寬大的衣服，與他穿了，然後自家也換上一套道，列位，這一去，把師父徒弟，第四箇字兒，且收起，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稱呼？」行者道：「都作做弟兄，師父叫做唐大官兒，你叫做朱三官兒，沙僧叫做沙四官兒，我叫做孫二官兒，但到店中，你們切休言語，只讓我一個開口答話。」等他問甚麼買賣，只說是販馬的客人，把這白馬，做個樣子，說我們是十弟兄，我四個先來，貨店房賣馬，那店家必然款待我們，我們愛用了，臨行時，等我拾塊瓦查兒，變塊銀子帶他，却就走路，長老無奈，只得曲從，四衆忙忙的牽馬挑擔，跑過那邊，此處

是箇太平境界。入更時分，尚未關門。徑直進去，行到王小二店門首，只聽得裏邊叫哩。有的說我不見了頭巾，有的說我不見了衣服。行者只推不知，引着他們往斜對門一家安歇。那家子還未收燈籠，卽進門叫道：「店家可有閑房兒？」我們安歇。那裏邊有個婦人答應道：「有有，請官人們上樓，請不了。」就有一個漢子來牽馬。行者把馬兒遞與牽進去。他引着師父從邊影兒後面，徑上樓門。那樓上有方便的桌椅，推開聽。拈映月光，齊齊坐下。只見有人點上燈來。行者擱門，一口吹息道：「這般月亮，不用燈。」那人纔下去。又一箇丫環，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樓下又走上一個婦

及來約有五十七八歲的模樣。一直上樓站着傍邊問道。列位客官那里來的。有甚寶貨。行者道。我們是北方來的。有幾疋羸馬販賣。那婦人道。販馬的客人尚還小。行者道。這一位是唐大官。這一位是朱三官。這一位是沙四官。我學生是孫二官。婦人笑道。異姓。行者道。正是異姓同居。我們共有十個弟兄。我四箇先來。貨店房打火。還有六個在城外借歇。領着一羣馬。因天晚不好進城。待我們賃了房子。明早都進來了。等我賣了馬纔回。那婦人道。一羣有多少馬。行者道。大小有百十疋兒。都象我這個馬的身子。却只是毛片不一。婦人笑道。孫二官人誠然是個客綱客紀。

早。是。來。到。舍。下。第。二。個。人。家。也。不。敢。借。你。我。舍。下。院。落。寬。潤。措。割。齊。備。草。料。又。有。憑。你。幾。百。疋。馬。都。養。得。下。却。一。件。我。舍。下。在。此。開。店。多。年。也。有。個。賤。名。先。夫。姓。趙。不。幸。去。世。久。矣。我。喚。做。趙。寡。婦。店。我。店。裏。三。樣。兒。待。客。如。今。先。小。人。後。君。子。先。把。房。錢。講。定。後。好。笑。帳。行。者。道。說。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樣。待。客。常。言。道。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般。看。你。怎。麼。說。三。樣。待。客。你。可。試。說。說。我。聽。趙。寡。婦。道。我。這。里。是。上。中。下。三。樣。上。樣。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獅。仙。斗。糖。卓。面。二。位。一。張。請。小。娘。兒。來。陪。唱。陪。歇。每。位。該。銀。五。錢。連。房。錢。在。內。行。者。笑。道。相。應。阿。我。那。里。五。錢。銀。子。還。不。勾。請。小。

娘兒哩。中樣的合盤桌兒，只是水菓熱酒篩來。憑自家疇
枝行令，不用小娘兒。每位只該二錢銀子。行者道：「一發相
應。」下樣兒。怎麼婦人道：「不敢在尊客面前說。」行者道：「也說
說無妨。」我們好揀相應的幹。婦人道：「下樣者，沒人伏侍。鍋
裏有方便的飯。憑他怎麼喫。喫飽了，拿箇草兒打箇地鋪。
方便處睡覺。天光時，憑賜幾文飯錢，決不爭競。」八戒聽說
道：「造化造化。」老朱買賣到了。等我看看鍋底。喫飽了飯。鍋
門前睡他娘。行者道：「兄弟說那里話。你我在江湖上，那里
不撰幾兩銀子。把上樣的安排將來。那婦人滿心慳吝。卽
叫看好茶來。厨下快整治東西。速下樓去。忙叫宰雞宰豬。」

煮醃下飯，又叫殺猪殺羊。今日用不了，明日也可用，看好酒拿白米做飯，白麪捍餅，三藏在那樓上，聽見道：「孫二官，怎好，他去宰雞，殺猪羊，倘送將來，我們都是長齋，那個敢喫？」行者道：「我有主張，去那樓門邊，跌跌脚道：『趙媽媽，你上來。』那寡婦上來道：『二官人，有甚分付？』行者道：『今日且莫殺生，我們今日齋戒。』寡婦驚呀道：『官人們，是長齋，是月齋，行者道：『俱不是，我們喚做庚申齋。』今朝乃是庚申日，當齋，只過三更後，就是辛酉，便開齋了。你明日殺生罷。如今且去安排些素的來，定照上樣，倍錢奉上。那婦人越發懽喜，跑下去，教莫宰，莫宰，取些木耳、悶筍、豆腐、麵筋，圍裏拔些青

菜做粉湯發麵蒸卷子。再煮白米飯。燒香茶。喫那些當廚的庖丁。都是每日家做慣的。一段。霎時間。就安排停當。擺在樓上。又有現成的獅仙糖果。四衆任情受用。又問可喫素酒。行者道。止唐大官不用。我們也喫幾盃。寡婦又取了一壺煖酒。他三個方纔卅上。忽聽得乒乓板響。行者道。媽媽。底下倒下甚麼家火了。寡婦道。不是。是我小莊上幾個客子。送祖米來。晚了。教他在底下睡。因客官到。没人使用。教他們擡轎子。去院中請小娘兒陪你們。想是轎杠撞得樓板響。行者道。早是說哩。快不要去請。一則齋戒日期。二則兄弟們未到。索性明日進來。一家請個妻子。在府上要

要待賣了馬起身。寡婦道：「好人，好人，又不失了和氣，又養了精神，救擡進轎子來，不要去請門衆喫了酒飯，救了家火，都散訖。」三藏在行者耳根邊，悄悄的道：「那里睡？」行者道：「就在樓上睡。」三藏道：「不穩便，我們都辛辛苦苦的，倘或睡着，這家子一時再有人來收拾，見我們或滾了帽子，露出光頭，認得是和尚，嚷將起來，却怎麼好？」行者道：「是阿，又去樓前跌跌腳，寡婦又上來道：『孫官人，又有甚分付？』」行者道：「我們在那里睡？」婦人道：「樓上好睡，又沒蚊子，又是南風，大開着牕子，忒好睡覺。」行者道：「睡不得，我這朱三官兒，有些寒濕氣，沙四官兒，有些漏肩風，唐大哥，只要在黑處睡，我

也有此兒羞明。此間不是睡處。那媽媽走下去。倚着柵欄。嘆氣。他有個女兒。抱着個孩子。近前道。母親常言道。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如今炎天。雖沒甚買賣。到交秋時。還做不了的生意哩。你嗟嘆怎麼。婦人道。兒阿。不是愁沒買賣。今日晚間。已是將收舖子。入更時分。有這四個馬販子。來賃店房。他要上樣管待。實指望撰他幾錢銀子。他却喫齋。又撰不得他錢。故此嗟嘆。那女兒道。他既喫了飯。不好往別人家去。明日還好安排。俾酒。如何撰不得他錢。婦人又道。他都有病。怕風羞亮。都要在黑處睡。你想象中。都是些單浪瓦的房子。那里去尋黑暗處。不若拾一頓飯與他。

入或入
借便
細細
滋潤

喫了交他往別家去罷。女兒道：「母親，我家有個黑處，又無風色，甚好甚好。」婦人道：「是那里？」女兒道：「父親在日曾做了一張大櫃，那櫃有四尺寬，七尺長，三尺高，下裏面可睡六七個人。」教他們往櫃裏睡去。罷。婦人道：「不知可好？」等我問他一聲，聲孫官人舍下奶兒，更無黑處。止有一張大櫃，不透風。又子聲孫亮往櫃裏睡去。如何？行者道：「好好好，卽着幾個客子把血搽出，打羅盤，請他們下樓。行者引着師父、沙僧、八戒、沙僧、行李，進後徑口，櫃邊八戒不管好歹，就先跳進櫃去。沙僧把行李進入，攙着唐僧進去。沙僧也到裏邊。行者道：「我的馬在那里？」傷有伏侍的道：「馬在後屋拴着。」喫草料。

哩。行者道：牽來，把槽搵來，謹挨着擺兒拴住，方纔進去。叫趙媽媽，蓋上蓋兒，插上銷釘鎖上鎖子，還替我們看看，那亘透亮，使些紙兒糊糊，明日早些兒來開寡婦道。武小心了，遂此各各關門去睡。不題。却說他四個到了櫃裏，可憐阿，一則乍戴箇頭巾，二來天氣炎熱，又悶住了氣，畧不透風。他都摘了頭巾，脫了衣服，又沒把扇子，只將僧榻撲撲搨搨，你挨着我，我躋着你，澀到有二更時分，却都睡着。惟行者有心，因禍備他睡不着，伸過手，將八戒腿上一捻，那腿子縮了脚，口裏哼哼的道：睡罷，辛辛苦苦的，有甚麼心腸，還捨手捻脚的？要行者搗鬼道：我們原來的本身。

是五千兩前者馬賣了三千兩如今兩搭聯裏現有四千兩這一羣馬還賣他三千兩也有一本一利勾了勾了八戒要睡的人那里答對豈知他這店裏走堂的挑水的燒火的素與強盜一夥聽見行者說有許多銀子他就着幾個溜出去夥了二十個多賊明火執杖的來打劫馬販子冲開門進來說得那道寡婦娘女們戰戰兢兢的開了房門儘他外邊收拾原來那賊不要店中家火只尋客人到樓上不見形跡打着火把四下照看只見天井中一張大櫃櫃腳上拴着一疋白馬櫃蓋緊鎖掀翻不動衆賊道走江湖的人都有手眼看這櫃勢重必是行囊財帛鎖在裏

面我們偷了馬，擡櫃出城，打開分用，却不是很好，那些賊果
找起繩杠，把櫃擡着就走。幌阿幌的，八戒醒了道：「哥哥睡
飛搖甚麼？行者道：「真言語，没人搖。三藏與沙僧忽地也醒
了道：「是甚人擡着我們哩？」行者道：「莫嚷莫嚷，等他擡樓到
西天也省得禿路。」那賊得了手，不往西去，到擡向城東，殺
穿門的軍，打開城門出去。當時就驚動六街三市，各舖上
火甲大夫都報與巡城總兵，東城兵馬司那總兵兵馬事
當于已，卽點人馬弓兵出城趕賊。那賊見官軍發火，不敢
抵敵，放下太櫃，丟了白馬，各自落草逃走。衆官軍不會拿
得半個強盜，只是奪下櫃，捉住馬，得勝而回。總兵在燈光

下見那馬好馬。

鬃分銀線尾，驪玉條。說甚麼八駿龍駒，賽過了驢驢款款。段千金市骨，萬里追風。登山每與青雲合，躡月渾如白雪。勾真是蛟龍離海島，人間喜有玉麒麟。

總兵官把自家馬兒不騎，就騎上這個白馬。帥軍兵近城，把轎子擡在總府。同兵馬寫個封皮封了，令人巡守待天明。啟奏請旨定奪。官軍散訖，不題。却說唐長老在櫃裏埋怨行者道：你這個猴頭，害殺我也。若在外邊被人拿住，送與滅法國王，還好折辨。如今鎖在櫃裏，被賊劫去，又被官軍拿來。明日見了國王，見見成成的開刀誅殺，却不憐了。

他一萬之數。行者道：外面有人，打開櫃拿出來，不是細着，便是吊着，且忍耐些兒，免了細吊。明日見那昏君，老孫自有對答，替你一毫兒也不傷，且放心睡睡。挨到三更時分，行者弄個手段，順出林來，吹口仙氣，叫變，卽變做三尖頭的鑽兒，揆牆脚兩三鑽，鑽了一個眼子，收了鑽，搖身一變，變做個螻蛄兒，跔將出去。現原身，踏起雲頭，徑入皇宮門外。那國王正在睡濃之際，他使個大分身，普會神法，將左臂上毫毛，都拔下來，吹口仙氣，叫變，都做瞌睡虫，念一聲唵字真言，教當坊土地，領衆佈散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大小官員宅內，但有品職者，都與他一個瞌睡虫，入

他倒剃
了髮
少人

人穩睡不許翻身。又將金箍棒取在手中。搦一搭幌。一幌。呼聲寶貝變。卽變做千百口剃頭刀。兒他拿一把分付小行者各拿一把。都去皇宮內院五府六部各衙門裡剃頭。喚這纔是。

法王滅法法無窮。法貫乾坤大道通。萬法原因歸一體。三乘妙相本來同。須聞玉櫃明消息。佈散金毫破蔽蒙。管取法王成正果。不生不滅去來空。

這半夜。剃削成功。念動咒語。喝退土地神祇。將身一抖。兩臂上毫毛歸伏。將剃頭刀總捻成真。依然認了本性。還是一條金箍棒。收來些小之形。藏于耳內。復翻身。還做螻蟻。

此存幻筆

恐其尋
不覺笑
殺了人

鑽入櫃內現了本相與唐僧守困不題却說那皇宮內院
宮娥彩女天不亮起來梳洗一個個都沒了頭髮穿宮的
大小太監也都沒了頭髮一擁齊來到於寢宮外奏樂驚
寢個個擒淚不敢傳言少時那三官皇后醒來也沒了頭
髮忙移燈到龍床下看處錦被窩中睡着一個和尚皇后
忍不住言語出來驚醒國王那國王急睜睛見皇后的頭
光他連忙爬起來道梓童你如何這等皇后道主公亦如
此也那皇帝摸摸頭說得三屍神咋七魄飛空道朕當怎
的來耶正慌忙處只見那六院嬪妃宮娥彩女大小太監
都光着頭跪下道主公我們做了和尚耶國王見了眼中

流淚道：想是寡人殺害和尚，卽傳旨分付汝等，不得說出落髮之事。恐文武羣臣，褒貶國家不正，且都上殿設朝，却說那五府六部，合衙門大小官員，天不明都要去朝。王拜關原來這半夜一個個也沒了頭髮，各人都寫表啓奏此事，只聽那

靜鞭三響朝皇帝

表奏當今剃髮因

畢竟不知那總兵官，奪下櫃裏賊贓，如何與唐僧四衆的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滅法國殺了許多和尚，固可恨也。如今滅法的都是

和尚如此則和尚又該殺了何足惜哉

又批

處處遇其人絕倒到得滿城披剃又是匪夷所思
何物文人奇幻爾爾